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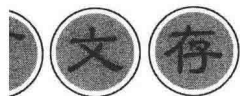
元 亨 文 存

城市晨韵



◎ 谭元亨 著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



城市晨韵

◎ 谭元亨 著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

• 广州 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城市晨韵/谭元亨著. —广州: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, 2016. 9
(“元亨文存”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361 - 5739 - 2

I. ①城… II. ①谭… III. ①城市建筑 - 建筑美学 - 中国 - 文集 IV. ①TU - 8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8002 号

CHENGSHI CHENYUN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

邮编: 510500 电话: (020) 87554152

<http://www.gdgjs.com.cn>

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90 毫米 × 1 240 毫米 32 开本 11.25 印张 350 千字

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~ 1 200 册

定价: 30.00 元



《元亨文存》编选说明

“大双栖，小双栖，游刃有余”，这是一位著名理论家对谭元亨的评价。“大双栖”指的是高校中的教学与研究，谭元亨自高校任教以来，开设的文史哲及教育，乃至建筑方面的课程至少有20多种，深得学生（包括硕士、博士生）的欢迎。研究上更承担国家、省部级以上10项课题。而“小双栖”，则是理论与创作，后者人所共知，出版有文学、影视数百种，获国家级政府奖多项，已编有选集、文集，汇集了长篇小说、纪实文学20多部。理论类，则收在《元亨文存》。

《元亨文存》暂拟分10类。一为历史哲学，即《中国文化史观》等；二为历史—美学批评，有《呼唤史识》等；三为中西思维方式比较，即《断裂与重构》及相关论文；四为广府族群研究，以《广府寻根》为代表；五为客家族群研究，选取《客家圣典》全书，以及《客家文化史》等的精粹部分；六为建筑理论，选取《城市晨韵》一书及多部相关专著精粹部分；七为文学类的《中国儿童文学：天赋身份的背离》等。

正在编选的还有人类学类的《华南两大族群的文化人类学建构》，中外贸易史的《国门十三行：从开放到限关的逆转》，以及海洋文化类的《南海海洋文化论》等。初拟为十大类十卷。谭元亨已出版理论专著有40种之多，论文300余篇，日后考虑到待编的将有教育、美学、人道主义、珠江文化等不同类的选本。

序

起这么一个书名，作者自有一番寄托。

城市晨韵，仅仅是公园里打太极拳的群体，湖堤上晨跑的队列，乃至扑腾在水中晨泳的中青年么？当然，绝不会是夹着公文包赶地铁、钻进轿车去公司的“上班一族”。城市晨韵，应是一早起来，能听到绿叶的飒响、小鸟的啁啾，举目看到轻洒下的晨曦、摇曳的树冠，尤其是嗅到清新的空气，感觉到徐来的清风，当然，还有孩子们的欢声笑语，城市晨韵，意味着朝气蓬勃、生机盎然、欣欣向荣。

当年，在华盛顿近侧的马里兰大学，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、麻省理工大学，在瑞典的隆德大学、乌普萨拉大学，抑或在大巴黎中的贝洛学院，所给我展示的，正是这样的城市。城城如此，城城应如此。难怪，在今日关于城市的词汇中，有那么多称谓，诸如花园城市、山水城市，又如田园城市、森林城市，还有中国意韵的园林城市，等等。今日的城市，已不再是狄更斯、左拉、德莱塞笔下，那弥漫着蔽日的烟尘、飞腾着黑色的煤灰，充斥着恶浊的废气、高楼把天空切割得所剩无几的城市了。

因此，城市晨韵，当寄寓有人们对生态、对环境的希望与追求。

同样，也是对千城一面、“石屎森林”耸峙、玻璃幕墙林立、汽车尾气冲鼻的“城市顽疾”的摒弃。

在当今城市化的进程中，我们要的是怎样的城市？

中国的城市人口，据刚刚公布的数字，正突破全国人口总数的50%，仍处于城市化的早中期阶段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。当然，“早中期”也可以视为“晨早”阶段，正是在这晨早阶段，如果我们不把握住其“晨韵”，重蹈狄更斯、左拉笔下城市化的老路，到几十上百年后觉悟，那时付出的代价就更大了。切

勿在城市化一开始，就染上痼疾，只顾发展不顾生态，后患无穷。

中国人讲“天人合一”，城市化过程中，同样应把人伦与天伦结合起来，也就是说，人类的发展与自然伦理协调统一起来，这样的城市，才会真正有生气——万物的生气与人类的生气！

这些年，写了好几本城市美学的书，总觉意犹未尽，于是，又陆陆续续写下不少文章，于是，便有了这部《城市晨韵》，不负爱好者的厚望。

是为序。

谭文

2013年2月28日

目 录

上篇 城市时代韵律

一 时代与建筑·····	(2)
二 建筑韵律·····	(10)
三 园林六章·····	(18)
四 高技派建筑·····	(29)
五 城市广场·····	(37)
六 意念城市·····	(54)
七 城市博物馆·····	(63)
八 城市文脉·····	(70)
九 城市景观·····	(96)
十 围楼古韵·····	(111)
十一 参透大千世界·····	(119)
十二 文化探幽·····	(126)
十三 城市愿景·····	(146)

下篇 城市建筑艺术

十四 南方城市美学意象·····	(186)
十五 城市建筑美学·····	(224)
十六 中国古代建筑·····	(266)
十七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与生命哲学·····	(313)

附 录

附录1 建筑艺术文化的经纬评析

——读谭元亨教授的《城市建筑美学》札记…………… (338)

附录2 解构主义文本，还是妙语连珠

——《城市建筑美学》点评…………… (348)

参考文献…………… (350)

时代与建筑

天人时代的秦汉建筑

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维科，把人类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、英雄的时代与人的时代三大阶段，而这三个时代，对西方的建筑模式、风格都有深刻的影响。为此，我引申到了中国的建筑，讲到了外来宗教建筑向美的转变，因为中国说到底还是个无神论的国家，美是一致的选择与皈依，加深这一认识，为建筑师赢得更多的自由创作空间。

显然，中国建筑，不可以硬套“神—英雄—人”的时代，而有着自己发展、演变的轨迹。寻找这一轨迹，建筑史家自然责无旁贷。而这一源头，同中国文化的源头一样，同样是指向诸子百家所在的春秋战国时代。关于那个时代的建筑风格，纵说纷纭，有既方又正的东周王城，也有分为城与郭两部分的齐临淄、燕下都、赵邯郸——这是城的模式，而宫殿建筑则是高台式的，其时较著名的有齐的榑台，楚的郢居台、章华台、千溪台，赵的业台，韩的鸿台，吴的姑苏台，等等，广东的越王台则是稍后的，功能当有变化。那时的建筑，夏讲究中轴线，商则是散点式的，周则讲究建筑要符合严格的礼制，但各诸侯王，却又有各自的规范，不说“百家争鸣”，大致也“文无定法”，这正是中国建筑的草创时期。

当日为仿汉的广信塔做的设计，有些人对其高台及塔的式样不怎么理解，后来，他们看了《英雄》中的秦宫，近日正在上演的《汉武帝》中的汉城，却又幡然醒悟，对我说，你的设计，果然是秦汉风格的，丝毫不差。其实，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，其背景设计，总是要找古建筑家做参谋的，别说建筑，就是发型、衣饰，乃至一招一式，都是

很讲究的，不可出纰漏，也少不了找古史专家们指正。

应该说，到了秦汉，中国古建筑已相对定型，有了一个时代的气象，其“奋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敲扑以鞭笞天下”——贾谊《过秦论》这一颇具气势的描述，也表现在当时的建筑中。

人们首先想起的便是秦代长城，虽然它是出于军事目的而建的，但它巨大的体量、宏大的气魄，与山体紧密结合的造型，留给后人的感悟是无可限量的，笔者也曾为它写过很长的散文，它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伟大象征，并表现出一个民族的创造力。

除长城外，秦代闻名于后世的，莫过于众多的宫殿，如耳熟能详的咸阳市、阿房宫，我们前边已引用过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了。秦以极大的气度“每破诸侯，写放其宫室，作之咸阳北阪上”。也就是说，它把各国宫殿之长，全用之于咸阳市室的设计中了。而秦的陵寝建筑，光我们现在看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之局部，便可以感受其地宫建筑同样具有的气魄。

地上与地下的浑然一体，建筑与山体的浑然一体，真可谓参透生死、超越时空，有着一种涵盖宇宙的伟大气魄，天下一统，中国从此就有了泱泱大国的了不起的度量！

汉承秦制，汉时的建筑，当更为雄伟与大气。儿时读到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，心中总涌动一种不可自已的感伤。2000年前的秦汉大气今安在矣？秦始皇、汉武帝的雄才大略，一样体现在这个时代的建筑上，汉武帝在先祖的未央宫之后，又造了著名的建章宫、桂宫，其规模之宏大，不仅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国家相比，就是今天，也丝毫不曾逊色。

秦汉建筑，当是“天人”时代的产物，这“天人”可作两解，一是指的“天人合一”，以人的建筑自身，去感应整个宇宙、日月、四时与鬼神，与天相合；二是指这样一个时代，人类还没走出鬼神的崇拜，尤其是祖先崇拜，“天人”者，正是介乎于神与人之间的具有伟大创造力的历史巨人，中国古代评价某个人物，喜欢用“真天人也”一词，这既不同于具有宗教色彩的表述，也不同于世俗化的称许，当是中国观念的一种独有的格式吧。

英雄时代的大唐气度

秦汉之后，由于欧亚大草原上千年不遇的大旱，逼使匈奴人分两路大迁徙，一路为西匈奴，西进，一直打到了欧洲，从而导致了辉煌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最后毁灭，西方陷入了被称之为“千年黑暗王国”的中世纪，其科学文化乏善可陈。另一路为南匈奴，入主中原，令华夏文明遭受到严峻的考验。好在淝水之战，阻遏住了他们的南下，集中到了南方的汉人连同其古老的文化，在赢得了喘息的机会后，复又开始了文化的反向征伐——也就是今日所称的“文化北伐”，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，没有遭遇古希腊罗马文明同样的命运。这便是中国的“三国两晋南北朝”时代。

我在论及客家围屋时，曾追溯到汉魏六朝时北方出现的庄园、坞堡一类的古建筑的历史。南北战争，军阀割据，民生凋敝，这个时代，人人自危，各方自保，建筑上，由于缺乏一个中央政府的“财大气粗”，各个小国家也就财力有限，于是，他们的建筑，也就不再有秦汉宫阙之恢宏气度了。这期间，更有佛教传入，大量的佛塔、寺院平地而起，战乱中九死一生的臣民们，都向宗教寻找精神寄托。而魏晋玄学的风行，则令中国的园林建筑成了仕人学子逃避战乱的清静之地，有了长足的发展，不过，它讲究的却是小巧、雅静及意境。于是，秦汉之大气，沉寂为六朝的清幽哀婉，来了个大起大落。

但落潮之后便是涨潮。随着分裂局面的结束，中国又再度赢得天下一统，秦汉的大气，也就催发了大唐的雄风。

隋唐之国力，当推中国古代之首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，较之秦汉，它更能傲视天下——秦汉时，尚有古罗马平分秋色，而大唐时，西方已没落，中亚方崛起，大唐是无可争议的世界中心。大唐的都城长安，东西9 721米，南北8 652米，面积84平方千米，是古代中国国都城中最大的，也是古代世界帝都之冠。其东都洛阳，也有45平方千米，也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。其时，长江下游的扬州，珠江口边的广州，也都是上百万人口的大都市，其城市建筑都举世瞩目。今日广州，去寻索唐代遗址，除光塔外，还有不少地方，试想想，从光

塔到响坟，这一大片，均是当年的“蕃坊”所在，那整个广州城该有多大，住广州的外国人，就已超过了10万。那古老的广府人，又该有多少？

唐代的大明宫，被称为“中国宫殿建筑的巅峰之作”。《含元殿赋》中称其“如日之升，则曰大明”。其含元殿格调辉煌、欢快，有如日东升的豪迈，作为大明宫中的主殿，充分表现了盛唐开阔、明朗的时代精神。另一个巅峰之作，则是洛阳宫，其明堂、天堂，尺度宏大，匠心独运，明堂更被称之为“万象神宫”，有着恢宏的意象、旺盛的创造力，整个洛阳宫，都充满了一种昂扬向上、健康活力的浪漫情调。类似建筑，还可以找出很多。

这无疑是一种盛世风貌：锐意创新、想象丰富、雄浑磅礴、气象阔大！

唐代的帝陵，也同样气度不凡，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。尽管其建造观念较之秦汉有了改变，不再重厚葬了。

如果说，秦汉建筑体现的是“天人时代”的风格，那么，隋唐建筑，倒可称得上是“英雄时代”的产物了。因为，这个时代，较之秦汉，要重现世、重现实、重人工、重人自身无限的创造力了。这人，也就是了不起的英雄，是伟人，而非“天人”。

这一“英雄时代”，倒是多少与维科所说的“英雄时代”相通。“天人”回到了现实的大地，以其伟大的创造力、奇丽的人工技艺，显示出了英雄本色，不再带有“天”的神化色彩。唐代的建筑，脱离了秦汉要求的与宇宙、日月、四时、鬼神的感应，把伟大或英雄的创造力，置于整个建筑之中，这恐怕与这个时代人的精神之高扬是分不开的。

贵族时代的两宋诗韵

唐强宋富，这已是历史的定论。但学生常问起，既然宋朝比唐朝还富裕，人口也要多得多，且在宋代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水利工程的兴起，使宋代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，众所周知，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，印刷术、指南针与火药，正是在宋代出现的，那么，为什么富裕了的宋朝，反而强盛不起来呢？

也许，宋代的建筑可以提供某种答案。

宋代建筑艺术，较之汉唐，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，这是中国建筑最大的一次转型，它由汉唐的雄浑质朴、宏伟大气，转变为宋代的柔丽纤巧、清雅飘逸。最具特征的是，宋代建筑挑檐，不似汉唐的厚实稳重，而是翘立飞扬，极富艺术感，而且相当柔美细腻、轻灵秀逸。这较集中体现出了宋代建筑的风格。

这显然是一种世俗化亦贵族化的表现。而这，可以说是唐代晚期市民社会的兴起，及至宋代，整个社会的市井化、商业化的影响。南宋年间，偏安的国都临安，人口逾百万，但皇族与官吏竟占全城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弱，他们大都是北宋的王公贵族南下而来，生活奢侈，花天酒地，夜夜笙歌，真是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，骄奢淫逸，醉生梦死。这一来，刺激了城市的手工业、商业的发展，酒肆、歌馆、青楼，以及小摊贩的经营，可谓夜以继日。与此同时，海上丝绸之路也空前繁荣，靠近临安的泉州，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港，虽说只红火了南宋元初一段时间，却也可见宋代商贸之昌盛。因此，宋代建筑，正是适应了这种贵族化的市民社会的生活，食不厌精，寝不厌舒，住也就更追求精美、精细与精致了。

北宋之汴梁、南宋之临安，都形成了官民杂处、商民相间的住宅格局，外城更按商业自然发展而形成了街道，古制的里坊为此成为商业街、夜市越显兴盛，也就使建筑变得灵活、顺势并富于享乐的世俗意味。园林艺术也在宋代臻于完美。

耽于享受，疏于治国，外弱而内敛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社会的颓风，不会因高度的富裕而冲淡，反而只会更不可救药，以为能赔给人家几万万两银子、几万匹丝绸，便能买来平安，照旧可以灯红酒绿，颠鸾倒凤。结果呢，多么美轮美奂的建筑，多么富足的粮仓，也敌不住人家的铁蹄！

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《全球通史》中这么写道：“宋朝值得注意的是，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……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。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……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，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，而不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大城市……尤其是宋朝，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。”

不管他这一描述是否准确，但是，当时的中国城市，如泉州、明州、广州等，的确已是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了，其城市格局，理所当然属商业性而非政治性的，这一来，城市建筑的品格，也就走出了汉唐大一统的模式而出现了新的转换。平心而论，这种转换，在建筑艺术上无疑也是一种发展与进步，所以，宋代的建筑业很发达，尽管没汉唐的大气，却在艺术上，也包括技术上，都有相当高的造诣，更贴近人的世俗生活，宋代之“繁华一梦”，都可以从宋代建筑中体现出来。过于艺术化、梦幻化，是否会因此飘起来而失重呢？但责任并不在艺术，也不可归咎于梦幻。

马可·波罗是元代来到中国游历的，他笔下的城市，自然是宋代留下下来的繁华、富裕，以致他认为自己到了天堂，甚至他把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，误译苏州为“地上的城市”，杭州为“天上的城市”。杭州的民宅，也“建筑华丽、雕梁画栋”；西湖的亭台楼阁与游船画舫，相映成趣，让人赏心悦目……这些描绘，对于已亡国了的宋朝遗民，当是怎样的一种讽喻——也许，这可以回答之前学生的问题了。

明清建筑的返照与升沉

尽管我国现存的古建筑，大都是明清两朝保留下来的，或明建清修，或明始清扩，总的格局，基本上是明的模式。而明的模式，由于理学的盛行，做人、作物的规范，渐趋于严酷，所以，在宫殿、陵寝建筑上，有种种的文化禁忌，种种的严厉规定，从而变得呆滞、僵化，了无生气，全然没有汉唐的质朴、宋代的诗意，并且带有压抑人性、摒弃情欲、恪守伦理准则的死板面孔。

我这么说，未必所有人赞同。毕竟，我们所能见到的宫殿建筑，也还是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，不可轻易臧否。所以，也有不少史家认为，明清建筑，称得上中国古代建筑的集大成，从而焕发出集大成后的辉煌，一样具有历史性的成就，不可以过于苛求。

这么说，也自然有其道理。

本来，按一般的历史逻辑而言，从“天人时代”“英雄时代”到“贵族时代”，也应该似西方一样，在商业社会，建筑也当走向“人的

时代”，可中国，为何又来了个回旋，明清建筑，尤其是宫殿建筑，当是秦汉之“返照时代”，讲究天人感应，甚至讲究到数字上的禁忌，体现王权的意志以及严厉的伦理秩序——当然，这是指主流意识而言，于民居、于园林，则又是另一种指向。

宫殿、陵寝，是封建末世纪的回光返照。

而民居、园林，却是市民社会的延伸。

还是回到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《世界通史》的评述上，他认为：“宋朝时期，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，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。因而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着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。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，最重要的事实是，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。此外，同样重要的是，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，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，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。”

这段文字读下来，颇让中国人痛心疾首。

不仅宋朝，就是明朝中叶，类似的商业革命亦有发生，一个商业革命下的市民社会，是完全应该从“英雄时代”走向“人的时代”，包括建筑，也应该有一个“人的时代”，可实际上，基本上没有出现。

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，原因在于“帝国机构太封闭、太受约束”。正因为这些封闭与约束，使经济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，同时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和堕落。不过，他没有看到，宋亡于元，而元的大军，每每大胜之际长驱直入却败于海战，于是乎有五次禁海，到了明代，郑和七下西洋，一下子戛然中止，成为中国海洋文化的最后绝响。也就是说，正是明清两朝让中国在唐宋时这么一个海洋大国，内敛为一个软弱的内陆农业国——这才是让经济失去自由发展的最大倒退，当西方列强开始在东南亚扩张之际，中国却是大踏步地撤退，“西方蛮族在几个世纪里使伟大的‘天朝’黯然失色。”

这种倒退，也使试图“复古”到秦汉的明清建筑，失去曾有的上升与灵动，才变得沉滞与呆板，使在主流意识下的宫殿、陵寝之类建筑，几乎乏善可陈。

而园林、民居，则是沿着历史的逻辑，在努力走向“人的时代”，这也成为在强大的主流意识压抑下所仅余的“气孔”，多少有一些新鲜

